

(序)

莽莽苍苍的神农架……

神秘奇险的武当山……

一泻千里的汉江水……

这里，傲然挺立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骄子——第二汽车制造厂。

万吨水压机铸锻钢梁……

发动机在流水线上滚滚而来……

总装车间，一台台崭新的汽车开出车间……

列车上，整齐排列新制的载重卡车运往四面八方……

画外音：“在武当山下的百里车城，人们传颂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赵喻令。作为8万二汽人的优秀代表，赵喻令，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忠诚。”

推出片名《忠诚》。

演职员表依次推出……

(一)

会场。白天。

千人大会场坐无虚席，气氛热烈。

主席台上坐着总厂各位负责人。

横幅上醒目地大写《质量工作会议》的字迹。

沈新才厂长正在下达战书：“第二道战书，攻下发动机的曲轴质量关，汪方厂长接战书。”

前排的汪方厂长神情紧张地上台，从沈新才手中接过战书。

汪方正欲下台，沈新才叫住他，道：

“等等，今天下达的十二道战书有十一道战书都是你们发动机厂的，我就不一一宣读了”，边说边清理战书。

与会者一阵哄笑。

有人相互议论：

“真没想到，总厂下达的十二道战书，有十一道都是针对发动机的。”

“可不，发动机厂一直是二汽的尾巴梢子。”

“也不错，争了个‘冒尖户’嘛。”

汪方捧着战书回到座位，不安地“唉”叹一声。

坐在汪方身旁的发动机厂党委书记赵喻令神情也很压抑，道：

“这可是催命的十一道金牌呀。”

汪方委屈地：“咱俩刚刚就任，这不是代人受过吗？”

赵喻令同感地微微颌首。

沈新才讲话：“同志们，我们生产出来的汽车，过去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把企业推向了市场，我们就要在市场上去接受用户的选择，市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我们生产的汽车能不能卖出去，关键在于产品质量……质量这是我们二汽的生命呀！”

各分厂车间都有广播传播大会的盛况。

干部、工人聚精会神地听讲。

沈新才继续道：“……同志们，我们下十二道战书就是下十二道死命令，限期攻下质量问题，使东风车整车质量达到国优水平。”

赵喻令、汪方边认真听讲边做记录。

(二)

会场外广场。白天。

散会后，赵喻令和总厂党委书记牛犇并肩走着谈话。

赵喻令道，“牛书记，发动机厂责任重大，我耽心搞不好呀。”

牛犇道，“你这山东大汉，我相信你一定能挑得起重担。”有力地打了赵喻令一拳。

“厂里目前是困难重重啊！”

牛犇坚定地点点头，道，“老赵，发动机厂历来被人们称为苦海无边。这次总厂党委选择你和汪方同志跳进苦海，这也是作过慎重研究的。稍停，接着道，“记得圣经上写着，‘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下地狱我倒不怕。”赵喻令接着道，“我是想我是搞技术工作的，在抓质量上更内行。”

“你知道，我以前不也是总工吗？现在，党的需要，不是也改行做政治工作吗？”牛犇说着止步，继续道，“老赵，现在的政治工作不是老坐办公室听汇报。是要直接为生产服务，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车间、班组，你想想，你懂技术是不是更好呢？”

赵喻令坚定而有信心地点点头。

(三)

发动机厂会议室。夜。

党委扩大会正热烈认真地进行。

赵喻令热情洋溢地，“同志们，新班子到位后的第一次党委扩大

会，大家认真地提出了很多振兴发动机厂的宝贵意见。现在，我代表党委表个态。我们要约法三章：一、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决不打退堂鼓。二、不搞特殊化。三、不犯自由主义。管生产的、管设备的、管生活的都得到生产现场解决问题。我们厂的干部应当是一身工装，和广大工人滚在一起。”

会上一片热烈的掌声，群情激奋。

汪方接着激动地：“我们的治厂大纲是以技术进步为龙头，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中心，以创一等品为目标。一年稳定，二年提高，三年大变！”

又是一片赞扬的掌声。

赵喻令道：“我提议为了提高全厂职工的质量意识，首先来个卧薪尝胆，壮士断腕怎么样？”

汪方接着道：“你的意思是办个废品展览？好！”

成付厂长道：“我同意，曝曝光是好事。”

接着有人道：“曝光是可以，但会不会引起广大职工不满，刺伤他们的积极性。”

“是呀，发动机厂大，设备老化，领导班子象走马灯似的撤换，质量上不去是可以理解的。”又一与会者道。

汪方道：“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一颗带病的心脏，顽症总不能久病不治吧？讳忌疾医不可取。”

成付厂长道：“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质量上不去，损害了用户的利益，损害了二汽的信誉，所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被动局面。”

会场沉静下来。

赵喻令按灭烟头，站起身来动感情地道：“二汽的广大职工是有

拼搏精神的，共产党的事业就是为了群众，群众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还会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欠了群众的帐，再不能叫他们失望，不能对不起他们，否则，谁还会跟我们走呢？”

有人点头。有人沉思。

夜深，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四)

展览厅。白天。

各种发动机的废品摆在桌上，旁边写着文字说明。有的是发动机内残有铁屑、棉纱等物。有的是一百小时强化实验，仅十小时使活塞断裂而报废，有的拉缸报损，有的排气阀座掉下来。有的是各地用户的来信……

大厅正中，醒目地拉着横幅，上写：

卧薪尝胆，壮士断腕。

把质量落后的帽子丢到武当山顶去。

爱国要爱厂，爱厂要爱岗。

……

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认真参观，相互之间低声议论，神情遗憾、意外、歉疚。

赵喻令、汪方、成付厂长等领导也在参观的群众中。

在一张用户来信前，聚集着一堆人。

一个年轻工人念道：“看起来此呀裂咀，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滴水……”念完笑道：“嘿，把咱们的车描绘得真棒！”

几个年轻人同时大笑

一位老工人怒道：“看你们还有脸笑？这是耻辱！”

“郑师傅，你说得对，咱们的车质量上不去，死不瞑目！另一个老工人疚愧而坚决地道。

赵喻令和汪方在一旁相觑点头。

赵喻令感慨地，“这伙‘老汽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呀！”

(五)

厂内。白天。

发动机厂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厂区大道拉着横幅标语。

各车间的宣传栏内，贴满挑战书和应战书。

各车间只见天车往返起落，风动扳手哒哒作响，输送滚道象长河涌动。

工人们神情饱满地操作机器。

赵喻令、汪方、成付厂长等厂领导一身工装，手操工具，在不同的车间岗位上，和工人们在一起干活。

(六)

子弟小学前面路上。雨天。

道路泥泞，家长们背着自己的孩子一滑一溜地走着。

年龄稍大的小学生有的跌在地下坐着，浑身泥浆。

有的家长边走边发牢骚，

“这种路，是孩子们走的。”

“谁还管孩子。”

赵喻令边走边听，神情感慨。

(七)

子弟小学路上。晴天。

道路仍是泥泞。

赵喻令、汪方厂长、及全厂干部和子弟小学的老师都在修路。
一中年女老师和赵喻令边修路边聊天。

赵喻令道：“张老师，你的腰疼干得了吗？”

张老师感动地：“书记带头，我那怕腰断了，也要趴在地上干。

赵喻令道：“太难为你了。”

“唉！”张老师感叹地：“这多年，难的是孩子们，这件事可是功德无量呀。”

“为了下一代嘛。亏了谁也不能亏了孩子。”

“以前两天，多少家长发牢骚骂娘。路修好了，他们会不知有多高兴。”

“不能怪他们骂，生产机器的人，他们决不是机器人。”

张老师感动地：“赵书记，你真是以火热的胸怀，温暖着和冰冷钢铁打交道人的心呀！”

“过奖了。”赵喻令接着道：“张老师，我请你的大驾，党委研究让你担任学校支部书记。你看……”

张老师忙道：“那哪成，你看我的腰。”说着现出捆在腰间的宽皮带。

“嗯。”赵喻令点点头。

(八)

张老师家。夜。

张老师正躺在床上养病。

赵喻令领着一年轻男子进屋。

张老师忙支撑着起床，双手撑着腰道：“赵书记，这么晚来有事吗？”

赵喻令指着年轻人道：“这位是远近有名的中医，会气功点穴，祖传专治腰腿病，我特地请来帮你治治看。”

张老师感动地：“我的病还让你费心。”

赵喻令问：“王总工程师呢？”

“连杆车间有故障，值班主任来电话叫他去了。”张老师答。

赵喻令沉吟一下，又问：“王总的肝炎全恢复了吗？”

张老师答：“有时还叫头昏无力。”

赵喻令点点头。

张老师道：“赵书记，你帮我请医上门，听老王讲，你体检时也发现鼻中有病，也应该及时治疗呀。”

“谁没有个小毛病呢？我鼻子里长了个小疙瘩已经切除了。”赵喻令说着起身道：“你们开始治疗吧，我去厂里转转。”

(九)

连杆车间办公室。夜。

赵喻令对值班主任道：“何主任，王总身体不好，爱人又患腰痛

病。怎么能够没日没夜的干呢？”

王总工程师忙道：“这是我的工作，不怪何主任。”

“不。”赵喻令道，“你今后就不要上夜班了，更不要晚上加班，回去吧！”

“这……”王总工程师难能言语

何主任道：“王总，你就请回吧，别让我再挨刮。”

赵喻令道：“以后车间夜晚有应急的事，你打电话给我。”

王总工程师感动地：“老赵，你也要注意身体呀！”

赵喻令道：“老兄，我可是山东大汉啊！”

(十)

厂内路上。白天。

张老师正和迎面而来的汪方碰面。

张老师问：“汪厂长。赵书记呢？”

“他正在曲轴车间帮看修机床。有事吗？汪方问。

“怪不得我在办公楼楼上楼下没找到他。请你转告赵书记。学校支部书记的事……我试试看吧。”

“赵书记和我又谈过。说你身体不好，让你治好病再说。”

张老师噙着热泪道：“那就一边干一边治吧。”

(十一)

缸体车间。夜。

一年轻工人正在操作机器。

何放拿着工具走来，见车床运转，愠怒地冲着年轻工人道，“哥们，干嘛折腾人？”

年轻工人道：“谁折腾你了？”

“你看，床子不是开着吗？”

“嗨，你别火，是赵书记刚才修好的。”

何放恍然醒悟，敬佩地，“真是操作能干，设备能修，工艺能定的三能人物。”

(十二)

缸体车间。夜。

何放与一女工争执。

何放道：“油管怎么会弄弯的呢？”

女工答：“谁知道。”

“不该弯的弄弯了，自作自受，自己修吧。”

“我若能修，要你这修理工吃干饭。”

何放仍不动手修理。

女工道：“我修也行，修坏了你负责。”

“哼，坏在你手上，记在我的帐上，没门！”

两人愠怒相视。

稍停，女工道：“何放，你再耽误，流水线可要泡汤了。”

这时，赵喻令急急走来，扫视两人后问：“哪儿出了故障？”

女工答：“油管弯了，他不修。”

赵喻令看了看油管，接着操起一把榔头轻轻敲打，油管敲直了。

何放和女工尴尬地相觑。

赵喻令轻声道：“你们啦，不要光拿眼睛盯着别人，要盯着工作。

何放和女工埋头不语。

赵喻令又向前面走去。

何放和女工抬头，敬慕地目送赵喻令背影。

女工开动车床操作起来。

(十三)

赵喻令家。夜。

赵喻令轻手轻脚地脱衣上床。

妻子贾恩苓轻轻挪动身子，低声地，“又是深更半夜回家。”

“唉，设备陈旧，修理工少，王总有病，汪厂长胃出血又犯了，只好顶顶班。”赵喻令躺下，又道：“你怎么还没睡着，是不是腰痛病又发了？”

贾恩苓点点头。

赵喻令忙侧过身子为妻子捶背，边道：“能挺得住吧？”

贾恩苓道：“挺不住也得挺，谁叫我是党委书记的老婆呢？”

“恩苓，你最能理解我。”

半晌，贾恩苓试探地：“喻令，装配线上的女工差不多都调换了岗位，有人劝我也改变一下工作条件，你看……”说完侧过身来。

赵喻令道：“你小学文化调什么工作呀？”

贾恩苓道：“我知道自己文化低，不是想调换好工作，哪怕扫地、扫厕所都行。我腰疼得要命在流水线工作确实挺不住呀！”

赵喻令沉吟一下，道：“你这么高的工资扫地、扫厕所？确实挺不住，你就提前退休吧！”

电话铃响。

赵喻令忙起身接电话：“喂……好，我就来。”放下电话，边穿衣服边道：“厂里唯一的一台进口磨床坏了，我去看看。”

(十四)

磨床前。夜。

赵喻令满身油污地从床底钻了出来，道：“试试看。”

一操作工开动按钮，磨床正常运转起来。

何主任笑道：“怪事，这台床子就是服赵书记摆弄。”

何放道：“是呀，我们几个怎么修也修不好。”

赵喻令道：“我在一汽工作时，开始就曾操作过磨床。”

赵喻令陪何放边走边谈。

赵喻令问：“小何，爱人来了没有？”

何放摇头道：“牛郎织女难团圆。”

“会有机会的，别急。”

“恐怕头发等白了也不行，厂里还有那么多夫妻两地的老职工都没解决。”何放说着，接着叹道：“唉，反正一个人在山沟里也好，休息日去打打猎，回宿舍养狗玩玩，也倒快活。”

“上面有精神不让养狗，你要处理掉。玩蛇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玩蛇是为了研究。”

“为了研究？”赵喻令茫然。

何放道：“蛇在爬行中，遇到坑坑坎坎，它的作用力便不同。如果我们的汽车在崎岖的山区开动，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原理呢？”

赵喻令惊喜地：“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呀！”稍停又道：

“小何，我那里有好多这方面的书，明天我带几本给你看，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我，怎么样？”

“好”。

(十五)

赵喻令家。夜。

赵喻令推开房门刚进去。

贾恩苓道：“何主任又来电话，缸体车间流水线出了故障。”

赵喻令急道：“那得赶快抢修，不然影响发动机的装配线。”说完扭头便走。

贾恩苓躺在床上“唉”地叹声。

(十六)

厂区道口。早晨。

赵喻令、汪方、成付厂长等厂级全体领导都站在进车间的路口，每个人都是一身工装。

工人们象潮水般涌来，分流到各个车间。

广播里播送悠扬的音乐。

何主任走到赵喻令身前，道：“赵书记，你一晚上没休息，还坚持迎接工人上班？”

“你不也辛苦了一夜吗？”赵喻令笑道。

“你是厂领导呀”

“工厂的领导都是工人。”赵喻令说着，陪何主任向前走去。

何主任边走边道：“赵书记，听说你把办公桌搬到厂长办公室了。”

“是的，党委办公室还有俞付书记处理日常工作嘛。”

何主任耽心地：“这样下去，会不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赵喻令淡淡一笑，道：“我从来没那样想过，我认为经济工作的难点，就应该是党委工作的重点。工厂是生产产品的，党委书记对生产不管不问，坐在办公室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不是空的吗？厂子垮了，还要书记干啥？”

何主任敬慕地点头，接着道：“你身体不太好这样干下去不得了，会累趴下的。”

“不这样干才不得了，咱们发动机厂事小，可耽误了整个二汽的事大。”

“厂里变化很大，产品数量和质量都大有进步了。”何主任欣悦道。

赵喻令沉重地道：“不过，发动机的清洗洁净度还解决不了，我和汪厂长对这事都很着急呀。”

何主任沉思一会，止步道：“干脆成立个攻关组，组织技术干部和老工人攻关。”

赵喻令高兴地打了何主任一拳，道：“老兄，你的建议太好了！”

(十七)

会议室。夜。

党委会正在进行。

成付厂长委屈地：“我这个行政付厂长不当了，房子还没分，群

众中就议论纷纷，说我照顾了谁，说我故意不分给谁。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俞付书记道：“真是分房比建房还难呀。”

会议沉静一下，赵喻令道：“我同意老俞的观点。不过，老成，你掂量掂量，如果觉得个人的委曲和困难比几千职工的关心的住房问题还重，我就支持你不干。”

成付厂长朝赵喻令望了一眼，欲言未语。

赵喻令接着道：“同志们，不要忘了我们新班子上任的诺言，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呀。”

汪方道：“为了过好房子关，这二批新房我不要。”

俞付书记接着表态：“我也不要。”稍停又道：“不过，老赵第一次分房让了，这次一定要分，他家五口人，三代同堂，还住二十六平方米简易楼，实在说不过去，分了群众也不会有意见的。”

赵喻令接着道：“我再一次表态，我不要。不然在台上我说人，台下被人说。领导的行为，一定要经得起工人的检查和衡量。

会议又沉静下来。

成付厂长道：“党委成员都不参加分房，新房怎么分呢？”

汪方道：“我建议第一次分房解决了技术骨干的住房，这次就分给建厂初期的老工人吧。”

赵喻令立即表态：“我同意。”

“我赞成……”

党委成员相继表态。

(十 八)

赵喻令家。白天。

赵喻令一家人围桌吃饭。

赵喻令望着母亲道：“妈，你老人家好象瘦了些。”边往母亲碗里夹菜。

母亲道：“挺好的。”

赵喻令又对妻子道：“天要冷了，给妈做件新棉袄过冬。”

贾恩苓道：“要是等你安排呀那可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棉袄我早给妈做好了。”

赵喻令对女儿道：“赵红，晚上不要老守着电视看，一要让奶奶休息，二要备好课。当老师的人，教学生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赵红点头。

赵喻令又问：“你今天上课就穿的身上新衣吗？”

赵红答：“嗯，刚托人从深圳买回的新款式，爸，漂亮吗？”高兴地亮亮新衣。

“不漂亮。赵喻令严肃地：“你穿这种时髦艳丽的衣服上课，学生们是看你的新花衣呢，还是听你讲课？时刻不要忘了为人师表。”

赵红难堪地埋下头。

贾恩苓埋怨道：“看你……”

“看我什么？你是怎么管教孩子的？”赵喻令不悦道。

赵红道：“爸，别说了，我知道。”

儿子赵伟道：“爸，你对我们要求很严，但是房间这窄，姐姐哪有地方备课，我在何处自学？”

赵喻令愧疚的神情望着儿子颌首。

母亲道：“孙儿说得对，三代人巴掌大点地方，串门的人又多，他们怎么学习。你小时候家里穷，妈腾一间房让你学习哩。”

贾恩苓道：“妈，别急，厂里马上就要分新房子。”

赵喻令沉吟一下，道：“这次分房我又让了。”

“怎么，你又让了？”贾恩苓愣神。

全家人愣神。

赵喻令道：“厂里虽然盖了两次房子，可是，还有很多老工人住在棚户里，当领导的只好克服一下。”

母亲愠怒地：“你不为儿女着想，也该为你有病的媳妇想想呀，她的风湿病，有个有阳台的房子晒晒太阳也好些，你呀……”

赵喻令歉疚道：“妈，我何尝又没这样想过呢？可是，妈，我从小你不是常对我说，不要让人家戳脊梁骨吗？妈，一人当官，全家沾光的事不能干呀”。

母亲冷言道：“嗯，芝麻大点官。”

贾恩苓叹道：“唉，听你的，不搬就不搬吧。”

(十 九)

发动机车间。白天。

一伙人兴高彩烈地围在一台发动机前。

郑师付手拿风动器对发动机的深处吹试。

吹试完后，赵喻令伸手到发动机的深处摸了摸，然后高兴地：“好，风动清洁器试制成功了！”

汪方激动地：“二汽的心脏健康了！”接着对众人道：“郑师付，小何、王总，同志们，感谢你们攻关组解决了一大难题呀！”